

你是我此刻渴望重逢的故地，也是我少年时光响亮的回音。

Amit Chaudhuri

Friend
of
My Youth

少年时光 的朋友

[印]阿米特·乔杜里 —— 著

曾文华 王莅 —— 译

我们经历过成家立业，为人父，为人叔
遭遇过失败；濒临过死亡；经历父母离世，无依无靠，孤独无援。

尽管如此，少年的秉性却顽固依旧，随心所欲地浮现。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*Friend
of
My Youth*

少年时光 的朋友

[印]阿米特·乔杜里——著

曾文华 王莅——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时光的朋友 / (印) 阿米特·乔杜里著; 曾文华, 王莅译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411-5124-8

I. ①少… II. ①阿… ②曾… ③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印度-现代 IV. ① I3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111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8-638

FRIEND OF MY YOUTH

© 2017, Amit Chaudhuri

All rights reserved

SHAONIAN SHIGUANG DE PENGYOU

少年时光的朋友

[印] 阿米特·乔杜里 著

曾文华 王莅 译

出品人	刘运东
特约监制	王兰颖
责任编辑	周 轶
特约策划	王兰颖
责任校对	汪 平
特约编辑	郑淑宁 申慧妍
封面设计	 ABOOK 壹书工作室 Small Design & Illustration

出版发行	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	www.scwys.com
电 话	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	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	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	610031
印 刷	三河市海新印务有限公司	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	1/32
印 张	6	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	2019年1月第一版	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1-5124-8	
定 价	39.80元	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。010-85526620

本书谨献给我亲爱的母亲碧瑶娅·乔杜里

第一章

“我们早已将礼仪忘得一干二净，而礼仪却是我们生命之屋的基石。但是，当它受到敌人的攻击，并且炮弹已经击中它时，这个基石里还藏着哪些珍稀的古董没有暴露出来啊！还有哪些没有被魔咒埋葬的东西啊！还有下面那个幽深牢固的收藏室，只保管世上最凡夫庸常的物品。在一个绝望的夜晚，我梦到我和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朋友见面了。我们已经几十年没见了，我几乎要忘了他。在梦里，我们重温往日的友谊，亲如兄弟。然而当我从梦中转醒，才恍然大悟，遭受监禁而死的那个男孩的尸体历历在目，引燃我心中刻骨绝望。他被埋在那里警

示后人：不管谁生活在此，都不应该像他那样。”^①

读着这样的文字，我想到了拉姆。越读越觉得，这就是他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确信。尽管拉姆是我去孟买时唯一会拜访的朋友，但算不上“我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朋友”。我在孟买长大，却对孟买知之甚少，只记得几条马路和几处特定的建筑。

读着这些文字，我不禁悲从中来—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抵达孟买后，我打了几通电话，然后等待出租车或者其他前来接机的车，让司机载我去下榻的俱乐部或酒店。一路上，我都在留意新鲜事物，例如新建的立交桥。某些消失的事物虽然算不上地标，但是有助于确认方位。比如，陈列着家具的展售店、路旁的渔民住所。要是孟买没什么大变化，或许反而会让我惊讶，甚至失望。记得从机场驶向马希姆的道路尽头的右侧是一座清真寺，寺庙门口装了几个扩音器，周边车水马龙。再往前开一点儿，左侧有一片臭烘烘的海水，我曾经在那边的

^① 本段文字来自瓦尔特·本雅明的小说《单行道》。

教堂参加过葬礼。当时还是和拉姆一起去的。这里不是我儿时的家，却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：恐惧、困惑、焦躁，看不起别人，也看不起这座城市。父母不经意间让我养成了这种铠甲般不可思议的优越感——如今是再难找回了。

*

这条路是新修的，气派极了。

水面上架着一座桥，之前来过两次，如今依然稳固如昔。雨季来临的时候，桥梁缆绳在重重雨幕中岿然不动。车子继续向前驶去。突然，一座地势低平、略有起伏的小岛跃入我的眼帘，岛上有一座寺庙和许多造型奇特的房屋。这样的景致，在老公路上是看不到的——老公路沿海分布，基本和新公路平行。这里都是渔民的住所，没有贫民窟。匆匆一瞥之下，禁不住要对这些渔民做出浪漫的联想。一百年以来，在马希姆人眼中，他们无异于隐形人。也许他们就喜欢做隐形人，也许他们从没意识到自己是隐形人，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存在感。当然，他们肯定会注意到这座桥建起来了。孩子们长大

了就要离开，那他们会离开吗？岛上的房子颜色总是淡淡的，淡黄色、淡粉色、粉白色，看起来不像人要背井离乡的那个家乡。

这座桥并不长——我有意缩短了行程。从桥上经过时，你会希望沿路的风景——各种直线、几何形状、不可侵犯的单调意味，能够停留得再久一些。桥上没有行人。之前说自己会想念的林林总总，嘈杂人声、纷扰世事，等到站在桥上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抛开。

汽车经过桥的另一侧，转入沃里，这是沃里环境较差的一侧，路面坑洼不平，汽车根本开不过去，只好掉头。只见海边破旧的平房已被新贵建造的气派高楼取代，排列在左侧。右侧是荒凉的海域，没有沿海而建的大道，也没有气派的海景大门，甚至不属于珠湖地区。这片海给人的第一感觉，是一股泰然自若的凶狠气势。虽然不情愿，但你此时已经置身于遥远偏僻之地——沃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然而这里却收得到手机信号，可以打电话了。

不过我没有打电话，而是给两个认识的人各发了一条短信。“我会在五号晚上六点半举办读书会，还有六号晚上八点有一场演出。如果有空，不妨出席。”汽车右转驶向哈吉阿里，我用手机把傻气十足的短信发送给一点儿都不熟的人。别人的任何需求都会让我不自在。但我不能不珍惜观众。

“今天天气怎么样？”我用印地语问司机——刚刚发完短信，感到无聊时，天气是最好的寒暄话题。

听到我问话，他调低了音量。播放器里放的是二流歌手翻唱的电影歌曲，为什么不放原声，我猜不到，或许是翻唱的歌曲更容易买到吧！也许司机本人就是那位翻唱歌手呢。在孟买，人们更愿意身兼数职。这里经常用到“身兼数职”这个词。

“已经是夏天了吧！”他说，声音严肃低沉，实事求是。

现在是三月，却没有一丝凉意。孟买没有冬天，这点人人都知道。但我感觉他认为我不知道。他是地地道道的“孟买人”；而我只是一个过客——他礼貌地询问我想走的路线，试探我对本地的了解。他根本想不到，我这个从机场接来的乘客，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孟买早已融入我的生活。我很想告诉他，但没找到机会。每次车一停下来等红灯，就有盗版书小贩神奇地

一拥而上，一边挥舞着裘帕·拉希莉^①的小说，一边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你，还有黑人姑娘兜售着洁白的茉莉花和白手镯。

“来这儿做生意的吗？”司机问我。

我想，写作也算是一门生意。是的，我是来做生意的，但没有告诉他是什么生意，我觉得他不会理解。我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？如果我赚了几百万，又花了几百万，那还说得过去；但……不管怎样，反正来都来了，奇怪的是，别人倒也认可我做的生意，说不定这位司机也能明白。“生意”这个词在语言上具有极大的可塑性，比如“写诗的生意”。

我感到一阵迷茫——是因为厌倦了售书会，还是厌倦了与书籍有关的旅行？不全是这样。因为这里是孟买，我被动地回到了令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城市。不情愿才是根本原因。你并不想仓促地长大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长大了。突然有那么一天，你觉得自己终于“长大成人”，离开了孟买。现在回

① 裘帕·拉希莉（Jhumpa Lahiri，1967—）：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，在美国罗得岛长大。2000年凭借短篇小说集《疾病解说者》获得普利策小说奖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普利策小说奖获奖者。

到这里，我生于斯，长于斯的地方，这里再不能对我怎么样了。我假装忙碌，我想这就是生活，未必需要意义。我没想到这次访问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坚信我一定会在活动结束之后恢复活力。

拉姆。我看拉姆和看孟买不一样，拉姆不是我童年的遗迹，他是我在孟买硕果仅存的老朋友。虽然这话听起来，仿佛其他朋友都死了一样，但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们经常争吵，情谊模棱两可，他总是令人恼火，我也总是夸大妄想，但我俩都是靠谱的人。

拉姆不在孟买，在阿里巴格^①接受戒毒治疗，这活像一种惩罚：他不能通电话，也不能离开。他姐姐把他的新闻告诉了我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新闻，他是自愿去那里的。戒毒所会一劳永逸地治好他。出了什么问题？以前是因为吸“红糖”^②，

① 阿里巴格（Alibag）：海滨城市，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莱加德区的总部所在地，位于孟买南部，离孟买约120公里。

② 红糖（brown sugar）：一种毒品的名称。

这次还是老一套？拉姆曾经跟我说过，这种毒品简直就是“狗屎”，纯度太低了。他在阿里巴格待了一年，还会再多待一年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！但是我知道他或许没有瞎说，他第一次吸毒的时候，用药过量，差点儿归西，我当时就在他旁边。但这是仅有的一次，他虽然长期吸毒，但是相当谨慎，胆子也小，从来不敢以身犯险。当时多亏了一个好警察和一个叫赛伦德拉的医生，他才有命活下来。他确信自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打击，表情凝固，呆滞了整整一年，就像一只惊恐的兔子，感到子弹贴耳堪堪分毫，呼啸而过，过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。“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他眯起眼睛问我。他总是渴望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但又对此漠不关心，多么矛盾，真是奇怪。“你看起来恢复得不错。”我撒谎道。他老了好多，头发少了，人也发福了，简直成了典型的中产无名人士；他甚至改穿棕色棉裤，不再穿牛仔裤。但那自恋自大的神情又回来了，令我喜忧参半。一年后，他又一次“偷溜”了，没吭一声就跑去戒毒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。出于强烈的责任感，或者出于淡淡的怀旧感伤，我偶尔会打电话给他。其实我们之间真没什么可谈的，除了一些日常寒暄——他的健康、毒品、生活、孟

买，要是有了工作收入，他会过得多好，手淫，回忆学生时代认识的女同学。他匆忙但诚恳地问候我的家人，由衷地喜爱我的父母。

*

实际上，无论是否情愿，我总是盼着再见到他。我没有刻意强调，但事情就是这样。下午闲来无聊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然后去找他。有时，他会来我下榻的酒店，或者来孟买体育馆找我，我会在访客记录上登记他的信息。有时我在活动开始前半小时看看书，他会在观众席耐着性子等我。尽管他对此不屑一顾，相当焦躁，但还是很耐得住性子。晚上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有时，会有其他作家一起，他会感到非常不安，充分验证了他有多不待见“知识分子”。我有时也直接划清界限，告诉他我有采访和会晤，不能见他。不知道这样对待拉姆是否公平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。但是，希望朋友随时有空陪伴自己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对吗？

拉康^①说，人的自我意识在“镜像阶段”形成。这种老掉牙的术语和概念，或许会让你觉得好笑——心理分析学中的革命性思想大多难逃这样的命运。人在大约一岁时，就能认出镜中的自己，明白镜子里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就是自己。拉康认为，人对自己的镜像在一定程度上怀有情欲。我自然早就忘了第一次在镜中看到自己是什么情形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在四五岁时，我曾充满挑逗地看着镜中的自己——把镜像当成色欲的伴侣，在镜子前逡巡徘徊，恋恋不舍。20世纪80年代，达达拜·瑙罗吉路上的纺织厂发生了一场大火。妈妈曾带我去过纺织厂附近的商场，我还记得，当时她聚精会神地挑选莎丽裙，而我紧紧贴着镜子，和自己紧密相依。

人生之中，必然还有其他重大飞跃，和“镜像阶段”一样重要的飞跃，拉康并未提及。有些是所有人普遍存在的，而有些却是部分文化所特有的。意识到父母是人（而不是自然界的元素），意识到父母和我们是相互独立的，父母曾经也

① 拉康（Lacan，1901—1981）：法国精神分析学家、哲学家。他提出的镜像阶段论等学说对当代理论有重大影响，被称为自笛卡儿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。

是小孩，父母也是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，就是一次飞跃。就像你之前从没看懂过父母一样，不满十个月大时，你也不会明白镜中的小孩就是自己。到了十六七岁，过不了多久，也许就一年，你会明白父母终将逝去。并不是说你之前从未接触过死亡，但是在此之前，你早熟的思想就是无法接受父母必然去世的事实，除非把这当成一种学术礼仪，因为太过文艺、太过伤感而被轻轻略去。直到这一天，你这才突然能够轻易理解父母必将离世的命运。渐渐地，你会越来越明白，虽然人生中有各种各样一开始看似神奇的相遇，例如和父母相遇，和自己相遇，但是人本来就是孤独的，还将一直这样孤独下去。尽管父母尚未离世，但你会明白，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，只有短短几十年，这是觉悟，并非预感。看着父母，你再也不会深思感慨“爸爸妈妈终将死亡”。这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，没有什么好惊讶的。我的心智成长历程，大致就是如此。

拉姆不见了，这出乎我的意料，让我不知所措。要去定义的话，这该属于心智成长的哪个阶段呢？

第二章

尼赫鲁夫人公园的斜对面就是俱乐部，出租车左转后就到了我的目的地。我提着行李，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正门。事实上，对需要入住的顾客来说，从正门进去不太方便，要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再左转，才能到俱乐部另一端的接待处拿到房间钥匙。今晚，这里会举行活动，广告上写着：帕西风味自助晚宴和珀西·卡姆巴达的手风琴演出。

房间里有一个长沙发，桌上摆着几份大版面报纸。还为后来的人提供了几份小开晚报。

每一次到这儿来的情形，我都记得。每次离开孟买，我和我父母都会一起来这里。那时，我在牛津读书，但经常回来，帮助父母搬家。我说的“离开”，不是指外出度假：尽管